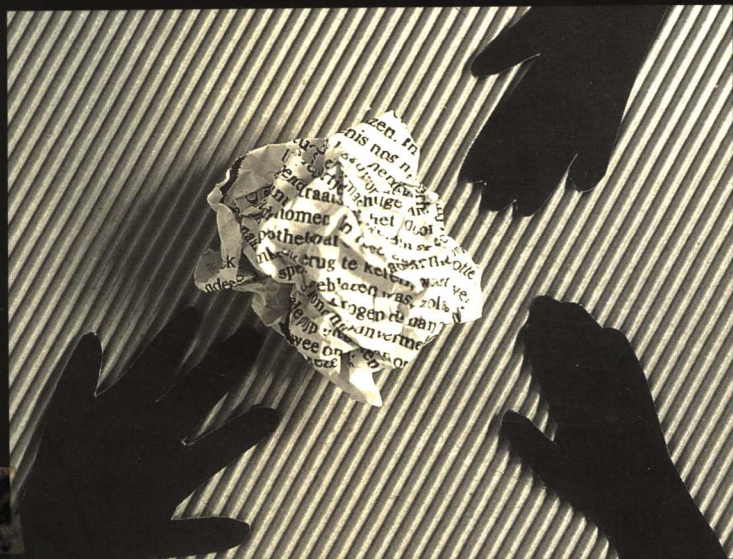


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

[杜章智・沈起予]主編



列寧和哲學



阿圖塞 / 著◎杜章智 / 譯

列寧和哲學

阿圖塞 / 著◎杜章智 / 譯

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②

列寧和哲學

作 者 阿圖塞

譯 者 杜章智

主 編 杜章智、沈起予

責任編輯 羅麗芳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發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 7 樓之 5
郵撥 0189456-1 電話 (02)392-3707
傳真號碼 341-0760

排 版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0 年 11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215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0901-2

主編總序

嚴謹的新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內是一門新興的事業。隨著解嚴和開放的政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學者對這門學科感到興趣。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在學校課堂傳授這門學科的老師是日漸增多，把研究和學習的對象擺在這個方向上來的研究生，現在亦不在少數。而坊間出售的這類書籍目前更是普遍獲得讀者的喜愛，供不應求。這些發展亦說明我們的社會裡，還是有許許多多的人關心著思想、關心著社會。但是在這樣朝氣蓬勃的發展背後，目前卻仍然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與難題。這些問題和難題是許許多多的讀者和研究者都有同感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

首先問題最大的是：對於無法親炙這門學科或領域精彩內容的學生或讀者來說，這門學科或領域仍然是屬於少數人的讀書特權。他們或苦於沒有門徑進入這門領域，或是苦於進入這門領域後卻不知如何下手讀書。因此常令許許多多有心的讀者或學生對這門學問僅能「止於興趣」。對於比較想花精神深入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而言，問題似乎也多。他們希望從事研究，希望這門學問能夠多少幫助他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世界、瞭解問題。可是經典的接觸、二手詮釋資料的蒐集、研究題材的選取等等，在在都是他們的困擾，使他們在這個領域無法海闊

天空的馳騁，挫折感很重。但是對教學的人員來說，感觸還更大。上課教學資料與教材欠缺，學生的參考資料付之闕如，常常使他們的教學效果大打折扣。許多人都感覺到教學困難，手脚被綁施展不出學問來，可是一時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而這些問題多年來卻沒有人出來為他們設想，為他們解決這樣急迫的問題。我們的社會裡，對於人文科學或是社會思想比較熟稔的專家或學者，他們從事的工作多半只是負責研究。頂多做一些批評、介紹就已經了不起了。對於如何在各門領域「傳、幫、帶」以提昇社會的知識水平，好像熱心的程度還不是那麼的足夠。有鑒於此，我們不揣淺陋，願意貢獻一己之力，為一些有需求的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服務。

我們的做法是在這門學科上做了一些大的規劃，計劃分批、分類地出版六大類的叢書，設法分門別類為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分憂解勞，讓大家對這門學科和領域的要求與滿足俱無遺憾。我們要分批出版的這六大類叢書，分別是：《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新馬克思主義叢刊》、《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我們費盡心血網羅了海內外對於這門學問學有專長的學者和名家來為大家服務，希望好好地這六大叢書的工作做好，為大家略盡一點心意。

這六大類叢書的設計構想，主要是想讓每一位入門的讀者、學生、研究生或教學人員都能夠直接成套地、全盤地利用我們這批叢書進行讀書、研究和教學的工作，不假他求。我們的構想目標，是希望做到從入門的學徒到專業人士我們都能照顧，甚至希望最後做到從學徒到專家的養成也都能仰賴我們的地步。

這六大類叢書在《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方面，我們首先打算出齊所有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經典作品。國內目前這方面的中譯書籍非常的欠缺，已經出版的成品也是做得零零散散，譯筆又不算緊嚴，在學術運用上不太能派上用場。我們打算把這些問題都做改進，使這樣的經典能夠成套成批地呈現在國人的眼前。因此原來市面上已有的譯本不行的，我們改譯；不錯的，我們參考補譯。在譯本方面，我們儘量以原有經典的出版文字為主；情況不允許的話，我們在校訂的時候儘也可能地參考原外文版來補正。所有的版本，除非必要，否則我們絕對不做增補刪節的工作。這樣能夠讓原著以新的中文版的面貌和讀者見面，也能夠讓讀者放心地閱讀和進行學術的徵引。經典內的譯名、術語、地名或書名，我們是從習慣用法統一。如果無習慣用法，我們從已經有的專著和研究裡頭的用法，不另創新譯名滋生讀者的困擾。我們的要求是做到各種譯名能夠從俗統一，不但這套叢書裡頭所有的各類經典的各種譯名能夠統一，就是我們以下的其他五大類叢書內的各套書籍的譯名也能夠配合一起統一起來。這套叢書是所有以後各類叢書的構想得以成立和各類叢書能夠讓讀者順利應用的基礎，自然所有的格式從學術的慣例，在體例方面我們就不另做說明。

其次，我們想把現有在期刊或其他場合發表但未被收錄編纂成書的經典作品，以相關主題或思想人物作為一輯，有系統地加以整理，編譯出版。這種編譯出版品，我們也是以原有經典原發表的文字為編譯參考版本著手翻譯。情況不允許時，我們參考別種譯本校正。所有的譯文註明出處來源，格式悉遵照學術慣例。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是我們配合著經典的譯著要出版的第二類叢書。這類的叢書涵蓋的範圍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關新馬克思

主義的各種思想家或學派的思想概述，另一種是與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重要思想範疇的專門研究。這類的叢書我們打算翻譯出版論述各家和各派思想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談論專門思想範疇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配合著各類的經典的出版。在這類的叢書裡，我們打算把國外現在比較重要而且談得比較具體的相關作品，依次分批有系統完整地翻譯出版。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想有系統地把主題相關但不易找到的各種期刊論文的資料，整理編譯成套出版。這類叢書的翻譯，主要作用是想以中文的方式提供資料，讓讀者比較容易瞭解前述的各種經典的重要內容、著述的時空背景，以及它們在一個思想家的思想裡或者整個社會科學界，佔著什麼樣的地位。當然我們知道僅僅是這些譯作的出版，還不足以讓讀者全面的理解現有國際出版界和學術界研究和出版的方向、概況與素質。不過有了這些作品的譯述，讀者在閱讀經典時，至少可以有個方向摸索。不用說，我們也不會認為只仰賴這些作品，讀者就足以掌握所有經典裡的思想了。我們以為這些作品只是我們所提供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進入經典領域的「工具」而已，其他的認識和突破要靠讀者自己的努力。自然我們同樣期望著將來也能夠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這類的譯著，出版更多成批成套齊全的作品，來幫助讀者，讓讀者能夠更加全面地掌握這類的資源。

第三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是針對著入門和希望從事研究工作的讀者而設計的，但是我們也想讓這類叢書能夠成為研究工作者和教學工作人員的一本小手冊。這套叢書編輯的方向主要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編纂適合瞭解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介紹性書籍，另一是編纂適合於理解各類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範疇的介紹性書籍。這類叢書的編輯在材料來源上，我們不限是編譯或者是創作，我們主要

扣緊的東西，是要讓這類叢書的讀者能用最短的時間，掌握住每一個相關的思想人物或者思想範疇的內容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與資料。因此我們把這套叢書的主要格式都做了統一的設計，不管叢書內的各類書籍屬於那一種領域，都是這樣的格式。這套叢書內的每一種書籍，基本上都分為這五部份：思想家生平傳略(或思想範疇簡介)、思想重點研究、相關的書評、有關讀書入門建議和重要的參考書目等。我們在這套入門叢書裡，主要是想讓讀者對於一個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或一個有關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範疇有個大致的理解，知道思想的重點在那裡？以前是怎麼討論的？有那些東西可以研究？有那些題目可以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怎麼和其他的問題聯繫起來看？可以怎麼入門和可以怎麼研究？又有那些重要的原始經典需要看？有那些二手的詮釋可以參考？有了這套叢書，讀者大致可以掌握每一個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的重要經典、思想重點、研究主題和方向、參考的資料等。有了這樣的一套叢書，至少讀者對於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不會陌生，對於要想進一步深入的領域該讀什麼書、有什麼書可看，也不會摸不到。當然按這套叢書提供的資訊，有心想研究的讀者一定很容易理解到，我們在前面的兩類叢書裡為讀者提供了什麼重要的經典或二手詮釋，剩下什麼東西是自己應該去補足的。不過我們稍覺遺憾的是，國內社會科學一直都是處在落後的狀況，我們無法為讀者再進一步的提供服務，指出那些地方可以找到那些資料，有那些先生或學者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或研究的指導，不然這套叢書一定會更加完滿。我們只希望來日環境改善，有這個機會為讀者增加這一項服務。

在第四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叢刊》裡，我們打算出版討論新馬克

思主義各家和各派思想的研究各五種到十種，討論新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想範疇的研究書籍各五種到十種。這套叢書和前述第二類叢書《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不同的地方是：前面的第二類叢書，我們主要是以翻譯出版西方的研究成果為主。我們在這類叢書是主要以出版國人的研究為主。但是我們在這套叢書裡出版的各種研究成果，在內容方面基本的要求是不和第二類叢書重複。我們要求作品的水準是起碼能夠站在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地創作，同時要求作品的內容應能夠適合我們國家的現實要求與需要。導論和簡介的書籍因而不是我們這套叢書主要的出版對象。

我們出版這類的叢書，主要的理由有兩點。首先是，我們都知道一件很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不是所有西方出版的研究成果都能適合我們國人的需要與現實，而且也不是所有西方的研究都是毫無缺點不可超越。所以縱使我們在第二類的叢書裡推出了西方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時也精挑細選出了比較可觀的成果，可是我們不能也不敢拍胸脯保證說，這些研究成果所研究的課題無需再深入探索，進一步提昇。這也就是說，我們實在需要在中文世界再出版相關的各項足以提昇這些研究成果的作品，以廣國內讀者的認識和見識。就針對著這一點，我們事實上是應該在中文世界出版這樣一類的研究成果，以合乎事實的需要。另外出版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另一面的作用。我們認為，如果能夠出版在原有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的作品，那麼就能夠在中文世界對有心研究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起示範作用，知道問題也可以「這樣的看」。因此我們在構想上也是希望有這樣的叢書作為借鏡，刺激研究者利用我們前述提供的各類叢書的條件，再深入的探討其他的問題，帶動研究的空氣。

其次，西方至今所有出版過的這類叢書，對所有相關主題的探索我們不能說都完全照顧到了。儘管我們也精挑細選，希望我們能夠在前述的第二類叢書裡頭儘可能把所有的重點書，都挑出來編譯出版。但是所有我們能夠挑到的書，也不見得全部都把我們認為應該處理到的問題完全涵蓋在內討論，可能西方的出版界根本都沒有出版討論這類問題的書籍。因此在現實上我們就有必要請學者專家針對這些被遺漏掉的主題，再撰寫一些書籍出版。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出版類似第二類叢書的一些書籍的根本原因。

在最後兩類的叢書《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裡頭，我們打算把和理解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書籍拿來編譯出版。其實我們想出版這兩類叢書的最大因素，是因為過去國內在這個領域無論是研究或出版都嫌不足，這種不足讓我們一般的讀書和研究工作者無法站在這個基礎上來深入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出版這類其實算是基礎知識的各種參考書籍，那麼我們花在新馬克思主義上的所有心血也都是白費。在這兩類的叢書裡頭，我們打算把跟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關、屬於詮釋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的各種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都放在「馬克思學」(Marxology)的這個項下來出版。在《馬克思學新知譯叢》裡面，我們希望就西方現有的各項相關研究在各項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的這個範圍內，各挑五本到十本分批的編譯出版。而西方的各項研究沒能照顧到的，的確又屬於國人自己的創見或新的詮釋，我們放在《馬克思學研究叢刊》這套叢書裡來出版。出版的數量與範圍，和《馬克思學新知譯叢》一樣。

這六大類叢書的出版和編譯，我們不敢說我們是做得盡善盡美了，

但是我們絕對可以「毫無愧色」地向讀者坦然交待。我們的編譯和出版請讀者支持，我們的缺失和舛錯也請讀者給我們指正。我們更歡迎有心得亦有志於這門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的讀者，投入他的心血加入我們的行列，讓我們這門領域的研究和出版能夠綻放出更加燦爛的花朵來。

杜章智

沈起予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次

主編總序	杜章智、沈起予
譯者的話	杜章智
前 言	15
1. 哲學是革命的武器(一九六八年二月)	19
2. 列寧和哲學(一九六八年二月)	31
附帶說明	72
3. 《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一九六九年三月)	75
學習參考書簡介	102
4. 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一九六八年一月)	107
5. 列寧在黑格爾面前(一九六九年四月)	133
6. 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一九六九年一~四月)	151
附錄	
7. 弗洛伊德和拉康(一九六四年一月, 一九六九年二月修改)	209
8. 一封論藝術的信——答達斯普爾(一九六六年四月)	241
9. 抽象畫畫家克勒莫尼尼(一九六六年八月)	249
譯名索引	263

譯者的話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是本世紀六〇～七〇年代法國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歐爾曼(Bertell Ollman)在介紹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情況時，把他同呂貝爾(Maximilien Rubel)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並列，稱之為法國在解釋馬克思主義方面的「三執政」。

阿圖塞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出生於阿爾及利亞(Algier)首府阿爾及爾(Algiers)近郊一個名叫比曼德雷(Birmandreïs)的小鎮上，父親是銀行經理。一九二四年～一九三〇年在阿爾及爾上小學，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六年在馬賽(Marseilles)讀中學，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在巴黎國立高等師範學校預科學習，一九三九年七月通過會考，正式進入該校文學院。就在那時，德國法西斯入侵法國，他應征入伍，隨軍駐守布列塔尼(Bretagne)半島。但不到一年，即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他就不幸被俘，並被押往德國，在戰俘營中一直待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才重獲自由。長年的虐待和折磨使他精神上深受刺激，後來他多次出現的精神失常就是那時種下的病根。戰後，他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繼續學習，攻讀哲學，在著名哲學家巴歇拉爾(Gaston Bachelard)的指導下于一九四八年寫成了博士論文《黑格爾哲學中的內

容的概念》(*The Notion of Content in Hegel's Philosophy*)。在這同一年，他成為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哲學教師和輔導教師，並且加入了法共。從一九五〇年起，他是該校的秘書，從一九六二年起為副教授。一九七五年六月，他通過答辯，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阿圖塞一直在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執教，直至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因精神病發作，掐死妻子，被送進精神病院監護。可是這件事並沒有怎麼損害他的學術地位，他的理論無論在法國國內，還是在國外，仍然有很大的影響。

阿圖塞的著述活動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在一九六五年達到頂點，他在這一年同時發表了《保衛馬克思》(*For Marx*)和《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使他一舉成名。這兩本書的同時出版是法國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僅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而且在資產階級哲學家當中引起了廣泛的、各式各樣的反響。它們在兩年之內就被譯成了多種外文。整個歐洲，從瑞典到西班牙，從英國到義大利，廣大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都普遍感覺到了阿圖塞的影響；東方的日本和美洲一些國家，如美國、阿根廷、巴西等，也很早就讀到了這兩本書的譯本。阿圖塞對馬克思著作的解釋一度成為國際學術界關注和議論的中心。

《保衛馬克思》已由我們譯成中文出版(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四年)，我們在該書〈譯者的話〉中對它的主要論點和政治背景已作過介紹。簡單說，它和《解讀〈資本論〉》都是針對當時在法國(在其他西方國家也一樣)廣泛流行的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的思潮而寫的。這股思潮當時在法共內部稱作「加羅第(Roger Garaudy)傾向」，因為加羅第當時是法共分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並且著書立說大力鼓吹這種

思潮。阿圖塞認為這種思潮是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來污染馬克思主義。他爲了反對這種思潮，阻止對馬克思主義的污染繼續泛濫，認爲自己的首要任務是捍衛和發揚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嚴格的理論和科學性質，爲此首先必須把一切不科學的因素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清除」出去，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概念和包括黑格爾辯證法與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人本主義在內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概念堅決對立起來。他爲此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重新解釋，而且爲了論戰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完全是有意「矯枉過正」的論點(如說馬克思主義是「理論反人道主義」)，雖然不免包含有某些失誤，然而却令人耳目一新。因此，這兩本書一問世，就在法共黨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法共的《新評論》(*La Nouvelle Critique*)雜誌在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間就阿圖塞的論點展開了討論，這種討論又進一步擴大了這些論點的影響，從而在當時法國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形成了一種與「加羅第傾向」明顯對壘的「阿圖塞傾向」。由於這兩種傾向的代表，一個是政治局委員，另一個是著名的黨員哲學家，在法共黨員中都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不能不引起法共中央嚴重的關注。法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一月在巴黎郊區的小鎮召開共產黨員哲學家會議，討論了這種理論分歧，同年三月在巴黎郊區另一小鎮阿爾讓台(Argentenil)召開的中央全會，又對這種理論分歧繼續進行了討論。在這次全會上，加羅第和阿圖塞的一些理論觀點都受到了批評。雖然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肯定阿圖塞在提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理論嚴密性問題方面的功績，但是也都指出在他的著作中已經顯露出一般理論和實踐之間，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實踐之間的分離(如在理論中貶低人道主義，在實踐中又贊成人道主義)。

阿圖塞認真地考慮了法共中央全會上對他提出的批評意見，一九六八年初在義共《團結報》(*L'Unità*)發表(法共《思想》*La Pensée*雜誌隨即轉載)的答記者問中，他指出這些批評意見對他和他的同志們幫助很大。從這時起(確切地說，是從一九六七年為《解讀〈資本論〉》義大利文版寫前言的時候起；不過，這篇前言雖然寫得較早，與讀者見面的時間却較晚)，開始了阿圖塞著述活動的第二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他發表了《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巴黎，一九六九年)、《答劉易斯》(*Reply to John Lewis*，巴黎，一九七三年)、《自我批評材料》(*Éléments d'Autocritique*，巴黎，一九七四年)、《立場》(*Positions*，巴黎，一九七六年)等論文集。雖然他關於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不是人道主義的論點始終沒有改變，但是他為了克服對他的批評意見所提到的他理論中的缺陷，逐步地重新考察了他對哲學、理論和實踐的關係、科學和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社會結構及其辯證法等一系列問題的理解，並用新的觀點來加以補充。因此，當阿圖塞從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起名聞遐邇，法國國內外都在就他的《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展開討論的時候，他本人已經開始重新審查自己的觀點，有許多對他的批評意見在某種程度上都只是對他的自我批評的重複而已。

這裏呈獻給讀者的阿圖塞的論文集《列寧和哲學》，基本上是一九七〇年作者親自為英語讀者編選、一九七一年由倫敦新左派書社(*New Left Books*)出版的那個集子，我們只在正篇部份增補了〈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一文。這篇文章對了解阿圖塞的理論觀點很重要。它之所以沒有被作者本人編選進這個集子，可能是由於當時已被他的英譯者布洛斯特(Ben Brewster)編入他的另一本用英語出版的文集

《政治與歷史》(Politics and Philosophy)。這個集子中的文章，除附錄部份的幾篇以外，都是阿圖塞著述活動第二時期的重要作品，下面想簡要介紹一下。

〈哲學是革命的武器〉是阿圖塞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接受義共《團結報》記者瑪契奧奇(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採訪時的談話全文，第一次用義大利文發表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的《團結報》上。它初步扼要地表述了阿圖塞在認真思考對他的批評意見之後所採取的新的哲學立場。阿圖塞認識到，他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把哲學規定為「理論實踐的理論」，也就是理論的理論或超理論，的確像對他的批評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會導致哲學與實踐，與階級鬥爭的分離。他在為《解讀〈資本論〉》義大利文版寫的前言中，表示他犯了「理論主義」和「實證主義」傾向的錯誤，接着在〈哲學是革命的武器〉中則明確提出了「哲學在理論中展現了階級鬥爭」的觀點。他說：「馬列主義哲學，或辯證唯物主義，在理論中展現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中（這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最終實現），正像馬克思說的，哲學不再是「解釋世界」。它已成為「改變世界」即革命的武器。」

〈列寧和哲學〉是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法國哲學協會發表的一篇演說。阿圖塞在這裏通過對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一書的分析，詳細闡述了他自己對哲學的新理解。他強調指出，列寧的一個重大功績是把科學和哲學、科學概念和哲學範疇明確區分開來。他認為，如果說科學產生知識，那麼哲學只是把科學知識與各種意識形態、政治、階級利益聯繫起來。哲學作為「中介環節」，本身並不產生任何新的知識，因此它就不是科學。